张作霖两大事件演讲稿

## 一、张作霖的新军扩权：从小营官到大军阀的开局之战

说到张作霖的发迹之路，那得从清朝末年的“新政”说起。20世纪初，清政府为了挽救已经衰落的江山，开始一系列改革，特别是军事方面的重大改制。尤其是从1907年开始，随着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上任，清廷在东北地区全面推行新军制度，组建陆军第20镇和第23镇。这是一次大规模“以新换旧”的军改——谁被裁撤，谁能生存，成为新政下的“军人新贵”，直接关系未来地位。张作霖，恰恰就是从这里抓住了命运的转折点。

彼时的张作霖还只是奉天巡防营里的一个小军官，说白了也就是看家护院的角色，军衔不高、地位也不稳。但他是个极具政治嗅觉的人。他明白，谁能掌握军队，谁就能在未来的变局中站稳脚跟。于是，当新军在东北组建之时，他立刻行动起来，开始扩充自己的势力。他一方面积极响应清政府的新军编练命令，组建、训练新军，另一方面却暗中将忠于自己的人安插在各个关键岗位上，慢慢地把新军变成了“自己人”。

张作霖深知“军队要听命于自己”，所以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式。一方面，他“狠抓军纪”，对“吃空饷”、“欺上瞒下”的旧风陋习零容忍，不但亲自训练士兵，还时常夜间查岗，一旦发现懒散者，当众鞭打以儆效尤；另一方面，他也懂得“笼络人心”——训练后发银子、重伤必慰问、有功必奖赏，打造出一支既服从命令、又人心向背的铁军。

而且张作霖还特别擅长搞人脉。他知道“枪杆子归自己，官帽子归上头”，所以经常和清廷驻奉天的高官打交道，尤其是赵尔巽、徐世昌这些掌握实权的大员。逢年过节送礼，平日里陪吃陪聊，就算自己只是个营官，也努力“混脸熟”。尤其在1911年赵尔巽回任东三省总督时，张作霖率兵入城“保驾”，以镇压革命党为投名状，被任命为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，这让他一举跳脱地方营官的束缚，成为实际的地方军政枢纽人物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比谁都清楚，新军不是为了真保皇，而是为了以后打基础。他不仅弹劾竞争对手冯德麟“剿匪不力”，成功吞并其辖区部队，还在辛亥革命混乱期间收编蓝天蔚第二混成协叛军，趁机扩编至15营，控制奉天官银号，截留税收充当军费。到1911年底，他的部队已达万人规模，装备德国毛瑟步枪与克虏伯山炮，战力远超吉林、黑龙江驻军。同时，他还兼任奉天巡按使，实现“军政一体”，彻底掌控奉天大权。

可以说，这场“新军扩权战”是张作霖走上东北霸主地位的起点。他凭借敏锐的判断、强硬的手腕和高超的政治技巧，在清廷改革浪潮中借力起飞，把原本命悬一线的巡防营，变成了未来东北军阀格局的基石部队。打的不是一场仗，而是一局权谋与时局的深度博弈！

## 二、辛亥投机事件：既不上船也不跳船，坐看风云成赢家

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，像一声惊雷炸响全国。各地响应风起云涌，南方不少省份纷纷宣布独立，一夜之间，清朝几百年的江山如风中残烛。而东北，尤其是奉天，看似平静，实则波涛暗涌。而张作霖，就在这片风暴前夜的大地上，策划了一场“教科书级别”的投机操作。

当时张作霖已经手握重兵，表面上依旧是清政府的忠臣，背地里却早已开始精打细算。他没有像南方一些军头那样高举“革命大旗”，也没有像满清遗老那样死守“祖宗之法”。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：“观望”。

表面上，他积极响应清廷命令，镇压革命党人。1911年11月，他突袭奉天革命党据点，制造“奉天血夜”，枪杀张榕及百余人，还派吴俊升清剿辽阳、复州等地，屠杀革命群众三千余人。看起来是“忠诚尽责”，实则是在消灭潜在地方威胁，为掌控奉天排除异己。

与此同时，张作霖密电袁世凯，表态：“愿负保安地方之责，唯大总统之命是从。”这一步棋极为关键。他不急着站队，却始终“留后路”，为革命成功后的自我转型做足准备。

当革命党节节胜利，清政府即将倒台时，张作霖又抢在清廷尚未批准的情况下，率先在1912年2月宣布奉天“赞成共和”，对外高调拥护民国。他的部队也被袁世凯正式编入北洋军系统，授予“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”职衔，月饷由中央拨付，待遇优厚，地位空前提升。

更关键的是，他借机迫使赵尔巽离任，将军政大权一把抓牢。他既消灭了地方对手，又稳住局势、捧住中央，左右逢源，一举坐稳奉天实际统治者的宝座。

这场“辛亥投机战”，张作霖几乎不出兵、不真正站边，却通过态度灵活、动作精准，成了最大的政治赢家。别人革命流血牺牲，他却兵强马壮、权势更盛。这种“站在变革背后”的做法，恰恰体现了他一贯的政治哲学：不做先锋，也不当炮灰，而是站在风暴边缘，静观胜负，再决胜千里之外。

可以说，这是张作霖最具代表性的政治手腕——他不是冒险家，而是生存家，是乱世中的枭雄，是东北的隐形国王。他用自己的方式，定义了一个军阀怎样在混乱中崛起。

如果你需要，我也可以将修改后的全文重新排版成演讲稿格式（如页眉、页码、PPT配合页等）。你希望我继续修改接下来的其他章节内容吗？

4o